

俗世與司鐸聖召¹

呂志文

1. 引言：「有一個撒種子的出去撒種子」(路 8:5)

耶穌曾將天主的話語比作種子(路 8:4-15)，聖召則可比作云云種子中的一種，天父把它們散落在蒙召者的心田上，能否萌芽及茁壯成長很視乎那塊土壤的特質及蒙召者有沒有用耳去聽。蒙召者生活於這俗世²中，不自覺地被社會上的種種風俗習慣、思想形態所牽引，在他的人格發展過程中，往往受著這俗世的薰陶。他那片培育聖召種子的土壤亦在這氛圍中被塑造，因此種子能否開花結果實與俗世有著一定的關係。朱蒙泉神父在「人格、職業和聖召的發展」³一文中曾提及影響聖召的四個因素：一) 蒙召者與天主的關係、二) 他的家庭及其成長背景、三) 他所抱持的價值觀和 四) 他所接受的輔導。本文嘗試從以上數點出發，列舉一些能阻礙蒙召者回應天主召喚的俗世現象，並試圖反省在這俗世氛圍中，我們應如何自處，好協助他們預備自己，回應天主的呼召。

-
- 1 本文主要探討獻身聖召與俗世的關係。
 - 2 台灣教育部《國語辭典》給俗世這樣的一個定義：「社會上流傳的風俗習慣」，「俗世」的拉丁字根亦有世界的、暫時的意義。若從宗教的層面去看，俗世與虔敬相反，可被視為與宗教抗衡的思想或勢力。
 - 3 參閱朱蒙泉，「人格、職業和聖召的發展」，《神學論集》，29 期（1976 年 9 月），441 頁。

2. 「有的落在路旁，就被踐踏了，有天上的飛鳥把種子吃了」 (路 8:5)

要探討俗世與聖召的關係，必先釐定幾個詞彙的意義：「俗化」、「俗化主義」及「俗化思想」。今天西方慣常以「俗化」⁴(secularization)一詞去泛指在十六到二十世紀間，宗教改革以後，人類整個生活（包括教育、習俗、社會形式、事物、甚至人）不再被宗教控制的解放過程。消極地去看，「俗化」反對以任何宗教性與神聖性的意義和價值來解釋事物。積極而言，「俗化」肯定事物本身內在的意義和價值。今日所瞭解的「俗化」比較中肯，已和那完全排斥宗教因素的「俗化主義」(secularism)劃清界線。「俗化主義」是人文主義的一種，認為本性是充分自主的，強調現世的價值而排除人與神的關係。今天以「俗化主義」⁵自稱的人通常是各種反宗教運動中的極端分子。至於在此俗化運動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出的成熟態度，承認在某些範圍內，宗教與人類休戚相關，卻又保持某範圍的相對獨立性者，則被稱為「俗化思想」(secularity)⁶。

4 天主教在梵二大公會議中表明了對俗化運動的立場：承認現世事物有其獨立自主的範圍(GS36)，劃清和協調政府在處理俗世事物上的獨立自主性與宗教自由的範圍(LG36)。

5 從 19 世紀中葉，如布拉德勞(Ch. Bradlaugh)起，便大肆倡導俗化主義，並成立俗世組織以推廣下列思想：完全與啓示超性導向分離的自然倫理原則、意見的絕對自由、教會與政府絕對分離等。20 世紀的邏輯實証主義、實用主義和杜威的工具主義就是一種注重俗化的人文主義。

6 參閱《神學辭典》，307-309 號。

從以上的定義來看，「俗化」有其積極意義，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單與宗教或信仰抗衡，張春申神父就提醒我們其實人類史就是一部人類俗化史，因為整個人類的歷史是在走向俗化⁷。至於它在過去無聲無息，今天卻在眾人的口中喧騰，實在是因為這一世代比較敏感地意識到世界有這樣一個俗化的幅度。成熟的「俗化思想」問題並不大，要注意的卻是那些完全排斥宗教因素，否定事物有其神聖價值的「俗化主義」。「俗化主義」能從兩方面踐踏天主對人的召喚，她破壞天主教會在人心目中的地位。

2.1 天主的地位

隨著社會的繁榮進步、生物科技的發展及強調人對萬事萬物的控制和計算，越來越多人認為人的力量足以控制萬物，天主的角色已漸漸被忽視，人的宗教感也日漸減少。「俗化主義」更把這精神向前推進，將人的「自我」完全突顯，把人的「自我」凌駕於天主之上。有些「俗化主義」更否定天主的獨一性，把基督宗教視為世上多種文化的一部分。誇大的理性和科學主義，更漠視甚至否認天主的存在和祂的超越性，以致無法解釋人類倫理道德的事實。

聖召是個人對天主召叫的答覆，是將人際關係延伸至神人關係⁸，人如果一直生活在充滿宗教氣氛和受福音價值觀所滲透的氛圍中，徹底奉獻比較容易。「俗化主義」肯定今世，否定上主，當「俗化主義」

7 參閱張春申，「俗化的意義」，《神學論集》，14期（1972年12月），551頁。

8 參閱朱蒙泉，「人格、職業和聖召的發展」，441頁。

盛行，人就會——無論是故意或無意——被抗拒天主和剝奪人性的文化形態所混淆；不自覺地將相對的看成絕對，絕對的卻看成是相對的，人亦會逐漸與天主疏遠⁹。當人與天主的關係越來越疏離，信仰亦逐漸變成茶餘飯後的東西，是個人或個別信仰團體的事，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扯不上任何關係。這種思想模式對人回應聖召的影響不言而喻。

2.2 教會的地位

教會是受聖言的召叫為把救恩、聖言的真理帶給人類，但「俗化主義」令教會昔日所教導和堅持的真理漸漸失去其普遍認受性。隨著人類知識水平的提高，社會對宗教抱持愛理不理的態度；再加上學術界對宗教的毫不重視，視宗教為科學研究的阻礙、過時的文化遺產或純粹人的心理投射。縱然教會仍堅信她教導的真理性，社會已逐步把她淪為純文化上的因素，甚至很多信徒對教會的教導有自身的詮釋。有些學者，包括教會內的兄弟姊妹，選擇正面挑戰教會的傳統，特別是有關聖統制的結構和獻身生活的必要。從積極的角度去看，若大家坦誠對話，教會便能令社會更瞭解她的宣講及使命。可惜的是，很多人只是堅持單向導的批判，對教會的回應不瞅不睬。這促使活於現世的信徒陷於迷惑中，削弱教會宣講在他們心中的絕對性，令有志投身服務教會的蒙召者卻步。

在這樣的氛圍下，人較從前難與天主建立關係，信仰被社會侷限

9 參閱古德格著，羅燕明譯，《心靈在線》，（香港：基道出版社，2005），15頁。

於純私人的範疇，成為週末在教會的事，與平日的生活有所割裂；人更難聽到天主的話，就算聽到了，還未落到心裡便被其他評論所踐踏或被不同的「俗化主義」所吞噬了。

3. 「一長起來，就乾枯了，因為沒有濕氣」(路 8:6)

長久以來，教會都視家庭為聖召的搖籃，因為家庭是培育蒙召者心田最理想的場所，父母一方面能確保子女得到適當的信仰培育，助他們與天主建立親密的關係；一方面能教導子女如何面對有違信仰的意識形態，為子女預備一片肥沃的土壤去迎接天主的聖言。可惜今天很多生活在香港的年輕一代，在早年成長環境中便須要面對：一、父母均要上班，留下自己在家中；二、父母離婚的問題。

雙職家長面對工作壓力，與子女溝通及陪伴他們的時間便相應減少，使他們失卻了一些角色模範，以及逼使他們在童年學習照顧自己。有些父母為此感到內疚，試圖以物質來填補子女們心靈的空虛。他們對兒女異常縱容並以物質享受來代替他們的關愛。過度的保護或在關愛及物質的價值取向上失去平衡，都削弱青年人在面對選擇時的跳躍能力，難於接受要放棄一切的改變或挑戰，使他們在面對耶穌的邀請：「變賣你所有的一切，施捨給窮人，……然後來，背著十字架，跟隨我！」時，只能面帶愁容，憂鬱地走了(谷 10:21-22)。

根據香港的統計數字，香港離婚的數字由 1981 年 2,062 宗上升至 2001 年 13,425 宗，上升約 5.5 倍。2001 年，香港有 32,856 對結婚和 13,425 對離婚，離婚率約 41%。離婚率的急升反映越來越多孩童要面對父母離異的殘酷現實。這不但為孩子們帶來嚴重的心靈創傷及令其

成長蒙上永不磨滅的陰影，亦影響他們與天主的關係。天主是愛，一般來說，孩童們最先體驗這愛的理想場所應是家庭，父母的愛雖不完美，但仍是一個彰顯天主對人的愛的媒介。婚姻所信守的忠誠、愛的承諾是天人之間愛的盟約的反映。破碎的家庭一方面為孩童帶來永不磨滅的創痛，另一方面令這天人盟約蒙上陰影，扭曲了天主所預許的愛的本質。這能直接令孩童對天主的愛失去信心，間接地損害他們接收天主話語的能力。即便接受了亦會對一生一世的承諾有所卻步。

此外，父母離異對兒童個人成長可能造成嚴重的傷害，孩子難免感到被遺棄，他們的自我形象及價值會受到損害。父母離異亦影響他們對別人的信任，間接左右他們日後與人建立關係的能力。威廉·馬赫德 (William Mahedy) 及珍妮特·伯納迪 (Janet Bernardi) 曾以「孤寂」來形容這一代，指他們雖然渴望與人建立親密的關係，彌補早年的缺失，但同時因為以往成長的經歷，變得怕受傷害及遺棄，以致退縮，不敢投入，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¹⁰。所有修院都希望回應者有成熟的人格，上述的傷害的確有礙蒙召者回應聖召。其次，修道聖召都有其團體幅度，自我形象及價值的低落及上述與人之間的疏離亦削減人加入修道團體的意欲，就算加入了，亦難於適應。

另一個與家庭相關的課題是對權威的態度。在早年父母是孩子的權威；父母的失職及離異，卻令下一代不敢對所謂權威抱有太大期望。長大後，他們又屢屢看見政客及宗教人士的瀆職及醜聞，令他們對權

10 參閱柯子明，「牧養 X 一代」，《後現代文化與基督教》，(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2002)，385-386 頁。

威完全失去信心¹¹。有很多心理及社會學家更藉此抨擊修道獨身的必要性，再加上傳媒對這些瀆職及醜聞的大肆報導，甚至拍成電影¹²，嚴重破壞教會的修院、修道人形象。這對蒙召者在回應要求服從權威的聖召亦構成大障礙。故要重獲他們的信任及尊重，就必須要重建那能答覆人性深度渴望，天主所願見的修道人的形象，單憑訓導或呼籲是不可能的了。

家庭對個人之影響至鉅，尤其雙親的職業和態度對子女有舉足輕重之勢，缺乏家庭溫暖及父母愛的滋潤，使人的心田硬化，猶如石頭，試問天主的聖言在這乾涸無水的環境下，又如何能萌芽生長呢？

4. 「荆棘同它一起長起來，把種子窒息了」（路 8:7）

價值是選擇的支柱，因此，人的價值觀能推動或妨礙聖召，因為聖召一如朱蒙泉神父所說是對價值觀的答覆及理想的回應。俗世能從兩方面左右蒙召者的價值觀。一方面，俗世的意識形態能影響教會在世界所傳揚的價值觀在人心目中的可信性。正如前數節所講，當「俗化主義」否定天主的獨一性，把基督宗教視為世上多種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否定天主的存在，令很多從前因天主的存在而確立的絕對價值觀，逐漸崩潰，世界思潮逐漸由相對主義、情緒主義等所倡導。今天相對主義變得非常專制，不能容讓教會有絕對的真理，傳媒更不時譏議教會立場守舊、死板。真理亦在相對主義的薰陶下改變了，時間

11 同上，386 頁。

12 如《神父同志》、《聖、教、慾》、《瑪德蓮墮落少女》等等。

和環境決定真理，所以，耶穌告訴我們的真理，都被視為無關痛癢、過眼雲煙、反文化。在這氛圍中，蒙召者容易被困惑，失去對絕對價值的信心，是非黑白變得模糊不清，更容易被俗世的流行思潮所牽引。

另一方面，蒙召者活於現世，難免不受其文化價值觀所動搖。綜觀香港的文化價值觀，有不少與聖召抗衡的因素。這些莠子，若落在蒙召者的心田，令其雜草叢生，荊棘滿佈，更難預備一片肥沃的土壤來培植聖召的種子，就算聖召種子能僥倖萌芽生長，也難倖免於被窒息的厄運。

4.1 文化中的莠子

龍應台就曾在「沒有『逗留』，哪來文化？」一文中，回應兒子安德烈對香港的評價：「我覺得，香港缺少文化¹³。」答道：「香港並不是沒有『文化』，如果『文化』做寬的解釋，香港當然是有文化的：它的通俗文化，商業文化、管理文化、法治文化、甚至它的傳統庶民文化等等，都很豐富活躍，很多方面遠遠超過任何其他華文城市。是當我們對「文化」作狹義的解釋——指一切跟人文思想有關的深層活動，香港的匱乏才顯著起來。」¹⁴她續說：「香港人的經濟成就建立在「勤奮」和「搏殺」精神上。「搏殺」精神就是分秒必爭，效率至上，賺錢第一。安德烈，這是香港的現實，這樣堅硬的土壤，要如何長出

13 參閱龍應台，「沒有『逗留』，哪來文化？」，《蘋果日報》，十月十六日，2005。

14 同上。

經濟效率以外的東西呢？」¹⁵

4.1.1 功利及個人主義

首先能生出的副產品是浮淺而缺乏深度的急功近利的功利主義¹⁶和個人主義，他們為著自己的利益而不擇手段，令「自我」膨脹，以自我和自我滿足為生活準則。功利主義的前身便是「升學主義」，它自小便影響著孩童及青年們，在這主義下，一切教學努力都是為了通過考試，以獲得更高的學位及文憑¹⁷。宗教經驗是聖召不可缺乏的，長期沉淪於計算得失及個人的欲慾，更成為妨礙聖召發展的絆腳石，因為欲慾是永無止境的。這樣的環境亦容易令人因個人的利益關係及安全感與建制託協，埋沒良心和理想。良心是天主與人溝通的一個重要渠道，長期忽略良心的呼喚，便會習以為常，令靈性陷於幽谷中，欠缺追求高尚的氣質和格調的情操。

另一個體驗天主偉大工程的途徑，便是藉美的經驗，如對大自然、藝術、音樂的讚嘆、欣賞等。美不但屬於事物本身的特色，更重要的是它屬於觀賞者的高尚心靈和氣質。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獻身生活》勸諭中曾提到：「聖神在此之特殊之處，就是使獻身生活變成

15 同上。

16 這裡是指普遍社會所談及的急功近利的功利主義，有別於倫理學的功利主義學說：「任何行為，如果其趨向是增長有關人士的快樂。這個行為就應該被讚許；如果其趨向於減少有關人士的快樂，這行為就應該被譴責。」

17 參閱林素玲，「正視人生問題有助於大學生接受福音」，《神學論集》，91期，（台北：光啓出版社，1992），140頁。

一個不斷追求美的旅程¹⁸。」可見美的經驗是一種很深的靈性經驗，是獻身者生命的精神歷程，而美感經驗很多時是深化人與天主關係的一個契機。然而，帶著功利眼睛的人那來閒暇來體驗美呢？缺乏這顆靈明之心，人又如何能藉聖神感觸，渴慕投身在主內的事奉呢？

在這種自立自主、扭曲自由、唯利是圖的意識型態下，要放棄一切，踏上強調「服從聽命」、犧牲服務的聖召道路，真是極不容易。此外，基督的信仰很著重團體的生活，因為我們相信在團體內和透過團體，人類才能得救。天主教的修道團體也不例外，他們要求修道人離開家庭，在團體裡生活，個人主義的盛行亦成為這種投身的一股強大的阻力。

4.1.2 對獻身生活的漠視

因著功利主義的影響，不少人甚至教會內的修道人¹⁹不時質疑獻身生活的必要性，認為這種生活反而耽誤了很多時間，倒不如用這些時間去做多些急切的愛德工作或傳福音。教宗在《獻身生活》通諭中就引用了耶穌的例子作答覆：*當耶穌來到伯達尼拉匝祿、瑪爾大和瑪利亞之家，瑪利亞用最昂貴的香油傅抹耶穌。猶達斯提出異議，若出售這香油，得來的錢可贖濟窮人。但耶穌卻說：「由她罷！」*（若12:3）*那傾注出來的珍貴香油正標誌著那極為豐盛無條件的愛，使整個天主*

18 參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獻身生活》勸諭，19號。

19 美國威斯康辛州一百多位神父聯名籲請天主教會主教團主席葛瑞格利主教，准許神父自行選擇獨身或結婚。見

<http://news.bbc.co.uk/go/pr/fr/-/1/hi/world/Americas/3082478.stm> BBCNews.2003/09/04

的家居（教會）都充滿馨香。只有那些受到主的慈愛和美善所吸引的人，才體會獻身生活的價值²⁰。

4.1.3 享樂及消費主義

俗化主義也會告訴我們，今天比永恆重要，所以人要及時行樂，追求當下的滿足，因為只有此世此生才是唯一真實的。隨之而來的當然是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及她們所造成的消費主義及潮流意識。這些無神唯物的信條貶低了人格的尊嚴與價值，引起人類內心的孤獨與空虛。教宗提醒我們，最有害、最普遍的一點是，俗世主義與唯物主義相伴出現。唯物主義與「物質/東西/物品」有關，而我們對物質的需求卻是無法飽足的²¹。詹明信曾批評：「後現代消費社會的人都是精神分裂者，即一個缺乏自身的生平經驗去將自己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組織起來的人，所以歷史與經驗最終都只是碎片²²。」若此話當真，這便成為蒙召者所要面對的另一挑戰，因為聖召的發展很著重個人的反省，將過去、現在的天人經驗整合，展望將來偕同天主共賦理想。因此，蒙召者必先克服上述由詹明信所提出的都市人的危機，才能切實地回應主的寵召。此外，享樂及物質主義亦令人對要求「神貧」的修道生活感到畏懼，因為要放棄一種以「獲得」、「擁有」為首的生活

20 參閱韓大輝，「淺談獻身生活勸諭」，《神思》，30 期 [1996 年 8 月]，（香港：思維出版社，1996），17 頁。

21 參閱何美靈，「聖子年系列，第五課」，《天主教信仰讀書會》，見 <http://www.catholic.org.tw/cfss/index.htm>。

22 參閱駱穎佳，《後現代拜物教》，（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2003），43 頁。

計劃，改而接受一種以人的價值為中心的計劃：看重每一個「人」以及所有他特有的超越性²³，真的需要極大的決心和堅忍的意志。

4.1.4 「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今天亦有很多兄弟姊妹用消費主義的心態看待信仰。他們不再問可以為教會做什麼，卻是問教會能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越來越講求有沒有「感受」(俗語所謂的 feel)，無「感受」就不想繼續下去²⁴。蒙召者也受到影響，當自我由感覺主導，人便缺乏信守承諾的意志，長此下去，人越來越難承擔需要長期委身的事奉、回應天主的召喚。再加上今日社會鼓吹人要有不同的經驗，經驗越多，則代表生命越豐盛，「獲得經驗」成為了一種道德活動，但這些經驗往往淪為各種各樣潮流、滿足和新鮮刺激感覺的追求。這大大削弱人委身的意願。這趨勢反映於香港婚姻登記的數字為什麼由 1981 年 50,756 宗下降至 2001 年 32,856 宗，下降約 35.3%，而越來越多人選擇同居生活。再加上香港就業方面所流行的短期合約文化，更使人對長期委身的要求無所適從、敬而遠之。縱觀今天的社會，參與短期委身服務的青年男女大有人在，但長期委身的則不樂觀。

在以享樂主義掛帥的文化中及傳媒、及互聯網的大力渲染下，很多人已將「性」、「愛」分家。香港青年協會在 1997 年完成一項名為

23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論救贖恩惠》勸諭，4 號。

24 參閱賂穎佳，《後現代拜物教》，159 頁。

「香港青年指標」²⁵的調查，其中有關青年價值觀的研究顯示，年青一代對「性」的態度愈來愈顯得開放。根據研究結果，過半數被訪者認為，婚前性行為並無不妥；墮胎亦可以接受。這「性」與「愛」的態度對回應要求「貞潔」的修道生活的確構成障礙。再加上社會普遍不認同修道獨身的使命，在這樣的氛圍中，要青年回應要渡獨生生活的聖召，真是談何容易。

文化價值觀是一個國家民族在應付生存問題上，經歷了一段時間後所總結出來的一套生活總原則及總取向。它影響人決定其未來途徑及未來的生活。若此文化價值觀與教會的信念相近，確實有助教會傳揚其教導，信友活於這種環境中，亦能較易感應主的召叫，慷慨回應。可惜的是，香港的文化價值觀充斥著不少抗衡教會信念的思想形態。在這環境中，就算聖召種子能僥倖落地生根，亦未必能開花結果。因為散播於外圍的莠子，隨時落在蒙召者的心田，滋生出各種荊棘雜草，擾亂這根幼苗的生長。

5. 「有的落在好地裡，長起來……」（路 8:8）

當聖召的種子落於好的土壤上，開始萌芽，除天主這莊田的主人的眷顧外，還需要合適的佃農將之悉心栽培，協助蒙召者拔除心中的雜草荊棘，讓幼苗能茁壯成長。這佃農就是從旁輔導的神長。朱蒙泉神父提出輔導的地位在於：指出方向，協助蒙召者認識自我，配合其需要，並認識與誰類同，和了解動機與成就之相關，之後好去回應實

25 此調查訪問了 1000 多名年齡介乎 15 至 29 歲的青年人。

現所追求的價值。今天俗世的氛圍令這輔導辨別的過程比從前困難。

綜觀聖經，受召的人如聖母瑪利亞、匝加利亞、伯多祿等都需要忍耐及等待才能按照所恩許的得到滿全。輔導及辨別聖召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在祈禱中耐心地去細聽天主的召喚，從而能自我認識及辨識天主為我所設的生命方向。

5.1 等待的耐性

在急劇轉變及講求效率的社會中，「等待」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已成爲奢侈品。蒙召者長期在即食文化的氛圍下生活，習慣了速度及情感的即時滿足，事事希望即時得到效果，不容易有耐性。若欠缺耐性，分辨的過程便會顯得冗長、沉悶和欠缺成效，很快便會放棄。

再加上這一代是在電視、電影、MTV、遊戲機、電腦等陪伴下成長。這些媒體均是以視像爲主，而視像帶來的主要是感官上的刺激；長期在這些東西的薰陶下，視像便成爲一切，一切思考方式以視像爲主，對文字的吸收度大大減低。亦因著這些影象的轉變速度驚人，注意力集中的時間也比上一代較低²⁶。當一切以視覺官能的刺激、「感覺」爲主，而聖經卻記載「上主不在風暴中，..... 上主亦不在地震中，..... 上主仍不在火中，上主卻在輕微細弱的風聲當中。」(列上 19:11-14) 要在強烈感官刺激當中找到天主，機會很是渺茫。更可惜的是，耐性、時間和靜思都是聆聽天主話語的重要因素，但這一世代的青年往往缺

26 參閱柯子明，「牧養 X 一代」，387 頁。

少這些質數。因此，要後現代青年們相信並依賴那看不見、觸不到、甚至也不常「感覺」到的天主²⁷，實在需要有與主同行經驗的人從旁協助。

5.2 辨識天主為我所設的生命方向

進一步擾亂蒙召者與天主接觸的機會要算由電腦及遊戲機所帶來的虛擬真實及網路空間。兩者其實都很容易造就使用者活在一個虛擬世界中。在虛擬真實中，因著電腦營造的感官刺激，使用者可以有很真實的感受，但他的經歷絕對是不真實的。他們運用化名、暱稱，重新塑造一個或多個自我，並在其間切換、摸索、試探。這些行為可使人遠離現實世界，沉醉於某個虛假的自我當中。當真實與虛構的分野變得模糊，是否真實已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過程中有否覺得刺激過癮。長此下去，真實、正直、忠誠等價值會逐漸被蠶食，認為偶然欺詐說謊亦沒有甚麼大不了²⁸。這種虛擬文化只會塑造出一些被感官刺激所導向、道德價值混亂的單向導人。上述種種現象削弱這一代的專注和自我反省的耐性和意志，他們在電視機、電腦、遊戲機前接受感官的刺激，歲月在這些感官的刺激當中虛度，生命再容不下有深度而持續的反省，很容易變成電視節目一樣-----凌亂、割裂、跳躍-----找不到真我，也走向絕望-----一個庸俗的絕望²⁹。再加上「勤奮」

27 參閱駱穎佳，《後現代拜物教》，6 頁。

28 參閱柯子明，「牧養 X 一代」，387 頁。

29 參閱關啓文，「由現代到後現代：一個綜覽」，《後現代文化與基督教》，（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2002），15 頁。

和「搏殺」精神令他們時間充塞，騰不出時間和空間來讓天主的話語沉澱消化；要重拾真我、重燃對主、對人對生命的希望及辨識天主為我所設的生命方向，可說極度困難。

5.3 認識「自我」

指導的另一個目標是協助蒙召者認識自我，但今天新世界的複雜經驗塑造了較難觸摸的自我。很多當代的評論家都「宣判完整結實的自我已死，又公布離心的、散慢的自我 (*decentered and diffused self*) 已經誕生，而且在我們的多元主義文化那不斷變動的表層上浮游。今天，自我成為被一大堆文化勢力利用的消極媒體，多於是人生意義與價值的基本核心；自我成為一件拼湊品，每一方面都不同，甚至矛盾對立，欠缺連貫性和客觀意義。世界與心靈都因而非常雜亂地變化多端——沒有錨、沒有中心、沒有周緣³⁰。」在這樣的環境中，要協助蒙召者重新認識自我，實在需要較從前長的時間、堅忍的耐心、適當的心理工具、知識及寬容的「愛」，才能做到。

6. 回應俗世洪流

那末，在這俗世洪流的衝擊下，我們又能作出一些什麼的回應呢？復活後耶穌曾於厄瑪烏與兩個思緒混亂的門徒同行，並燃起他們的心火，使他們立志動身返回耶路撒冷為主作見證(路 24:13-35)。我們不妨向耶穌借鏡，從祂的經驗出發，反省如何燃起蒙召者的心火，

30 參閱古德格著，羅燕明譯，《心靈在線》，26 頁。

動身回應主的召叫，為祂作見證。

6.1 「耶穌親自走近他們，與他們同行」(路 24:15)

今天聖召短缺，祈禱請求天父感召更多青年，派遣更多工人，當然不在話下。然而，成全的召叫來自基督，源自人內心與基督之愛的相遇。因此，在這俗世主義大行其道的時候，我們更必須像耶穌般積極主動地走近青年（不論蒙召與否），與他們同行，預備他們的心田去體會天主的愛，有能耐接受主的邀請，確定自己的聖召。

6.2 「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什麼事？」(路 24:16)

根據一項名為「青少年可以更快樂嗎？」的意見調查³¹，分別有七成或以上被訪者表示，他們通常都可以從幫助別人、幫助朋友解決難題、及看見自己喜歡的人快樂等事情中，體驗快樂；另外，分別約有八成至九成被訪者表示，當別人聆聽他們說話、或直接向他們表達愛錫，通常都會感受到快樂。數據分析進一步顯示，這些快樂的靈丹妙藥，無論對任何年齡組別、教育程度、職業、宗教信仰、性別，或有否參與團體活動的被訪者，其效果均沒有顯著差異。

6.2.1 主動的聆聽、關懷

今天若我們要與青年同行，我們必須謹記，他們希望別人聆聽他

31 香港青年協會於 2001 年，以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全港 531 名年齡介乎 15-29 歲的青少年。

們說話、或直接向他們表達愛錫。在前數節已提及，這一代的年青人對權威及教導者很抗拒，對他們感到失望。他們亦抗拒那些自以為擁有生命真理及答案的人，他們不相信有人可以有方案完全解決生活上所有問題。他們不需要有人以拯救者的身份去幫助他們，這一代需要的是生命師傅及同行的旅伴，與他們共同走屬靈的道路，跟他們一起尋找答案³²。他們要親眼看過、親身經歷過才會相信，故以生命活出真理，才能感染他們，讓他們能仿效。他們又以關係為主，沒有良好的關係，真理也會被視為老調重彈、縱多似是而非的資訊中的一項。若有人以生命師傅這身份，主動聆聽他們的掙扎，瞭解他們所關注及談論的事，給予他們支持及鼓勵，這一方面已彌補他們童年在長輩（例如父母）關愛上的欠缺，另一方面更有效的將真理透過我們的行動帶給他們。承認自己只是一個同行者，對他們所面對的問題沒有絕對把握，可能更接近他們，更容易跟他們相處。教宗保祿六世就曾說過：「若教會內有足夠成熟的人瞭解、愛護、指引、將教會所擁有的真理傳遞給青年人、及為他們開創未來，青年人是不会讓教會失望的。」

6.2.2 建立「愛的文化」

從上述的調查分析發現，縱然香港的文化價值觀令人疏離，家庭環境令他們孤寂，青年人心靈深處依舊渴望互助互愛。我們可鼓勵公教青年多參與愛德服務，從旁導引，讓他們「在貧苦、弱小者身上見到美善的一面，在他們的服務中，追求高尚的氣質和格調」³³，深化

32 參閱柯子明，「牧養 X 一代」，393 頁。

33 參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獻身生活勸諭》，90 號。

他們這顆助人之心，喚起他們對投身在主內事奉的渴慕。這一代也十分重視關係及群體，亦盼望找到另一個「家」，以彌補童年親密家庭關係的缺失，透過不同活動建立青年團體，讓他們逐步與同輩及青年同行者建立關係是必然的。因為這正符合教宗所倡導的：「面對俗化主義導致人心的極度貧乏，教宗要我們建立「愛的文化」，即是團結關懷，互助互愛的生活方式³⁴。」

6.3 「唉！無知的人哪！……你們的心竟是這般遲鈍！」(路 24:25)

天主的話語對青年成長的各階段影響深遠，因此信仰培育是很重要的。2000 年教區諮詢會議的報告就指出教區聖召奇缺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聖召栽培」的不足。栽培聖召必先從小做起，將天主的聖言散落在孩子的心田上，好使聖言於潛移默化間，更新他們：藉基督在聖神內，在他們生命不同的階段，特別在他們遇到天主的召喚時或被有違信仰的思潮荼毒時，引發他們「想起」基督對他們「所說的一切」，穿透他們的良知、內心及意志，作出明智的選擇。

聖召栽培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持之以恆才能產生效果。在這空虛鬆懈、混雜凌亂的世代，公教青年的培育是非常重要的，要讓他們藉天主的教導醒悟，發覺自己的心如何被蒙蔽。同行者必須透過宣講、培育、祈禱、誦讀聖言、形形色色的活動等，刺激他們多作反省、祈禱靜思和聆聽聖言，使他們能在這資訊氾濫的時代，認出誰才是真理的導師，誰才是道路、真理及生命（若 14:6）。要做到這點，同行

34 參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宗座文告，52 號。

者必先對各種俗世現象有清晰鮮明的立場，「瞎子豈能給瞎子領路？不是兩人都要跌在坑裡嗎？」(瑪 6:39)。在安排培育活動、祈禱聚會時，若懂得青年人的心態、文化，運用一些切合他們口味的技巧，自然能事半功倍。不少資深的青年牧民工作者在這方面已下了不少功夫作研究，現列舉一些針對上述俗世現象的牧養理論，以供參考：

	針對現象	策略
1	抗拒權威	這一代認為沒有人能擁有絕對真理，著重於自己找尋答案，故吸引他們的學習模式，必須是互動性高，讓他們能夠投入參與的 ³⁵ 。
2	講求實際	在功利主義和速成文化的左右下，對於青年們，一個信仰能否吸引他們，取決於這個信仰能否幫助他們面對生活的問題，並且提升生命的質素。他們關心的不再是福音是否真實，而是這個福音是否適切及有效。他們所需要的，是一種能夠真實地活出信仰、展現福音的作證。這種作證強調的是信仰生活的見證，而不是理性的辯護。這種嵌入式的作證其實相當適切這一代的認知及學習模式，因為他們要有實際的經歷才會相信 ³⁶ 。

35 參閱柯子明，「牧養 X 一代」，390 頁。

36 同上，389 頁。

3	相對主義	今日俗世的文化對客觀真理相當抗拒，亦不接受所謂命題式真理，真正能引起他們興趣的是故事，因為故事涉及人物很多的情感及經歷，這是他們所重視的。故對這一代來說，一些作者便提議反璞歸真，以一些簡單的音樂，伴以真誠的個人經歷分享，已可以是個相當吸引的聚會，因為這一代尋找的，並不是被娛樂，而是投入；他們渴望的是真實感人的分享，觸及他們的心靈深處，繼而產生共鳴 ³⁷ 。
4	慣於視覺官能的刺激	媒體好像話劇、電影等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渠道，上述曾提及，這一代已習慣於媒體的表達方式。不少電影及話劇運用了青年所喜愛的符號及懸疑佈局將具震撼性的人生經驗及意義嵌入了這些媒體當中。但話劇及電影本身只可以提出問題，描述這一代面對的處境，並不能提供答案。我們要適當地運用它們來將正確的信息帶給青年、與他們一起反省生命的價值及意義 ³⁸ 。

37 同上，391 頁。

38 同上，392 頁。

6.4 「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開了，才認出耶穌來……」(路 24:30-31)

要蒙召者感受到天主的臨在，有什麼勝過教會的聖事及活見證呢？教會的聖事是天主藉有形的標記賦予人無形的恩寵。鼓勵蒙召者透過聖事去體驗天主的恩寵是理所當然的³⁹。除聖事外，修道人的活見證也能讓蒙召者認出耶穌來。韓大輝神父就聖召牧民曾提出：「依賴主基督的魅力，讓人接觸召叫的主，「來！看看吧！」仍是聖召牧民的金科玉律。這有賴獻身者為福音而完全交付自己，言教身教，準備足夠的資料，作個別的靈修指導，使聖召成為與主相交的歷程⁴⁰。」修道人的榜樣和指導的確重要，「因為他們就如基督一般，為天國而委身和蒙受祝聖，要彰顯教會的聖德，將教會新娘動人的形象活現出來」。可惜的是，今天因著社會對獻身生活的曲解、不重視及一些修道人對自己角色的疑惑、不肯定，修道人在這俗世的身份角色也某程度被削弱了，使之黯然失色。

James J. Gill 在「為什麼聖召那麼少？」一文就曾提出聖召缺乏是因為修道人的形象出了問題，他所接觸有意入修會或修院的男女青年都認為司鐸和修會生活都不吸引人。他建議：「只有在人心中樹立那能答覆人性深度渴望的形象，才能喚起願望⁴¹。」對於青年來說，

39 「聖事與俗世」或「聖事與聖召」可是另一個課題，不在此詳加討論。

40 參閱韓大輝，「淺談獻身生活勸諭」，11 頁。

41 參閱朱恩榮譯，「為什麼聖召那麼少？」，《神學論集》，77 期 [1988 年 10 月]（台北：光啓出版社，1988），438 頁。

司鐸或修會會士的工作和生活的吸引力都被其他的專業壓下去。今日很多青年人都覺得神父有很多工作，甚至在禮儀中，都能由教友分擔，剩下的一些例行公事，神父做起來多半也是沒精打采的樣子，不會給人什麼深刻的印象。但 Gill 認為最致命的是青年人對神父、修道人在修會中的生活及他們內心的生活都是一知半解，甚至是毫無頭緒。於是大家都想像在修院中的生活，由於缺乏配偶和子女，一定是單調的、死板乏味的、冷漠孤獨的。從來就沒有人給他們適當地介紹獨身活的主要因素：與唯一真實泉源天主交往的時的那份親密、平安和喜樂⁴²。他們從不知：*修道人在聖體龕前長時間的祈禱是什麼的一回事；司鐸祝聖餅酒，使它們變成基督的體血來養育人靈時候那種特殊感受；當給嬰兒付洗，改變他永遠命運時的喜悅；以基督的身份來赦免罪過，帶給人無比平安時的感恩；一個慷慨接受天主邀請的人，每天生活中努力以服務來顯示天主如何眷愛世人，同時在自己心中有不斷的平安喜樂湧流出來的那份喜悅……*。這種種內心生活，正是考慮修會或司鐸聖召的青年有權利看到的⁴³。因此，修道人必須重新檢討自己在這俗世的身份角色，效法主耶穌基督的臨在、熱誠、坦白、關心、慈祥，樹立那能喚起蒙召者深度渴望回應天主邀請的具體形象，在那關鍵的時期，與他們同行。

這些同行者亦必須敢於向人表露自己掙扎和願意與人分享自己故事的人。這一代在成長過程中其實有很多負面的經歷及傷痕，有很多青少年認為自己不配、做得不夠好、不夠神聖去回應天主的愛，他

42 同上，440 頁。

43 同上，442 頁。

們在俗世的功利主義薰陶下，很難能理解「耶穌不是召義人，而是召罪人」（谷 2:17）的道理：聖召的重點不在於人能作什麼，而在於人對那無條件的大愛的回應。這都是在指導的過程中需要面對及醫治的。倘若有人能先講述他自己成長的故事，並能分享天主如何幫助他們面對及克服這些負面經歷時，對他們來說，會是一個很大的釋放，讓他們知道有人明白他們箇中的感受，幫助他們去面對自己的掙扎。因此，這一代的青年同行者必須是負傷的治療者，願意開放自己，敢於流露真我。這種人的吸引力在於他的真實性，尤其當不少西方社會領袖受醜聞所困擾，忙於去掩飾自己的過犯時，這些敢於面對自己軟弱的人就更具吸引力。

7. 結語：「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嗎？」（路 24:32）

神學家拉內（K Rahner），將現代的教會形容為冬天的教會，因為俗化主義如寒風一般，不斷侵襲世界，連教會也難倖免。在這寒流的侵襲下，一切令人變得如此冷漠可悲。蒙召者每天呼吸著這些令人混雜凌亂、弄不清生命的真正價值及意義的訊息，或多或少也會受到感染，不能免疫，心田結上一層一層的冰霜，令整個人在深淵中無法攀升。在這種境地，聖召種子又如何茁長呢？關啓文剛好將這人無力的心路歷程綜合了：*「我不去說別人，就在我生命中，我深深感受信仰與現代、後現代的角力。我一方面渴慕神，但另一方面既有現代的驕傲、批判，亦有後現代的頹廢、虛無，有時我也弄不清哪個才是真我。感謝主，在我反省、掙扎的漫長旅程，我慢慢重新肯定基督是路、真*

理、生命，只有在祂裡面的生命才是真實的。」⁴⁴的確，蒙召者要藉靠天主的恩寵來克服種種困難，讓天主的恩寵從自己的心裡開始解凍，才能渡過這漫漫嚴寒，重燃心中的火光；恩寵不會使人停留，卻使人不斷回應，並具那份「春蠶到死絲方盡」的韌力⁴⁵，有助向上攀升。此外，獻身修道者要不流俗世地以言教身教，全心、全靈、全意將自己交付給天主，讓基督的魅力透過一己散發，吸引蒙召者；從旁協助他們辨識天主在他們生命裡白白所贈予的恩寵；營造合適的空間讓他們透過祈禱、聖事、誦讀聖言及各式各樣的活動，體驗天主的臨在，使活水暖流再次從內心深處湧流，驅走那股令人無法上升的寒氣，將他們心田的一切雜草、荊棘連根拔起地沖倒，使原先貧瘠的心田富饒起來；乾涸的土地再度得到滋潤，令聖召的種子能在好的土壤上成長、茁壯、產生收穫的成效。

俗世主義這洪流雖有如洪水猛獸般阻礙聖召的發展，但我們仍要懷著堅忍的信德，緊記「在人不可能，在天主卻不然，因為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谷 10:27）的教訓，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呼籲為目標：「第三個千年將期待更多年青的一代，投入獻身生活，以他們的信德美化這世界，使世界更為安詳、更為正義、更多愛、更能接受天主，並在祂內接受眾人。世界需要真實的見證，方可領悟那來自天主、千載不逾的深情大愛⁴⁶」，努力牧養我們的青年，塑造他們成為一片片能接納天主聖言的肥沃莊田，當天主的召喚來到時，他們能由衷

44 參閱關啓文，「由現代到後現代：一個綜覽」，15 頁。

45 參閱韓大輝，「淺談獻身生活勸諭」，15 頁。

46 參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獻身生活》勸諭，106 號。

地答說：「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聽」（撒下 2:10）。

參考書目

Sipe, A.W.Richard, *Celibacy in Crisis*, Brunner-Routledge, New York, 2003.

古德格著，羅燕明譯，《心靈在線》，（香港：基道出版社，2005）。

朱恩榮譯，「爲什麼聖召那麼少？」，《神學論集》，77期（1988年10月）（台北：光啓出版社，1988）。

朱蒙泉，「人格、職業和聖召的發展」，《神學論集》，29期（1976年9月）（台北：光啓出版社，1976）。

朱蒙泉，「兩種聖召的互惠」，《神思》，59期（2003年11月）（香港：思維出版社，2003）。

柯子明，「牧養 X 一代」，《後現代文代與基督教》，（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2002）。

唐佑之，《教會在後現代的省思》，（香港：卓越書樓，1993）。

張春申，「俗化的意義」，《神學論集》，14期（1972年12月）（台北：光啓出版社，1972）。

張春申，「聖召的意義」，《神學論集》，51 期（1982 年 4 月），（台北：光啓出版社，1982）。

莫特曼著，曾念粵譯，《俗世中的上帝》，（台北：雅歌版社，1999）。

楊慶球，《俗世尋真》，（香港：宣道出版社，2002）。

駱穎佳，《後現代拜物教》，（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2003）。

龍應台，「沒有『逗留』，哪來文化？」，《蘋果日報》，十月十六日，2005。

韓大輝，「淺談獻身生活勸諭」，《神思》，30 期（1996 年 8 月），（香港：思維出版社，1996）。

關啓文，「由現代到後現代：一個綜覽」，《後現代文代與基督教》，（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2002）。

龔立人，「後現代下的教會生活：適應與批判」，《後現代文代與基督教》，（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2002）。